



茶色如春

《永康日报》

无所事事时,会打开电脑,伴着宗次郎《故乡的原风景》泡上一杯茶,看茶叶在杯中缓缓舒展,一芽芽青翠碧绿,半浮半沉之间,茶香慢慢溢出,小小啜一口,微苦,略涩,入喉回味却是甘清、醇厚、饱满。

其实不懂茶,只是端起茶杯的那一刻,眼见着的是故乡春天的色彩,鼻端是草木的气息,入口是山泉的清冽,这一切,总让人想起那些自在的风,山水自然的清新,劳累苦涩却总叫人一遍遍回味的日子。

老家是一个小小的村庄,却有着大片的茶园。《茶经》中说茶:“上者生烂石,中者生砾壤,下者生黄土。”如此说,家乡那大片大片种在黄土上的茶,只是茶中下品,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那个小小的村庄,从清明到秋分,都被浓郁的茶香包裹着。

春天的雨水催生万物,过春分,茶叶开始绽芽,采茶是从一芽一叶开始的,一叶是刚刚脱开芽尖尚未完全舒展开来的,一芽则如莲心一颗,芽紧致,叶柔软,此时新茶为一年中茶之精品。一顶尖笠帽,一竹篮,一壶水,或许还有几片作点心的冻米糖,这是我能忆起的旧时采茶时的物事。若是茶树不高,或可带个矮凳,可以坐着采茶,则要省下很多的力气。但茶树三年可采,一般的茶树都有半人高,所以都是站着采茶的为多。采茶不能用指甲掐,不然茎部被掐断的地方马上就会氧化,得用拇指和食指用力,轻轻一顿,一颗芽尖就到了手心。采茶是辛苦活,并没有诗文中的浪漫,那是没有采过茶叶的人的想象,且不说站上半年一天的劳累,单采那细小的芽尖就够单调的,老半天也未必能摘上一把。

小时候的我实在没有太多的耐



心采茶,磨磨蹭蹭,一个上午也摘不了多少茶,但我喜欢春天里的茶园,那些绿色的老茶树整整齐齐,就像是一行行列整齐的老兵,冬天里被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老茶树上,齐齐绽出的黄嫩柔软带红色的新芽,采完茶与未采过茶的茶树总是界线分明。茶园的空气清新得让人莫名的欢喜,稍远的地方是蓝莹莹的水库,水里倒映着的松树一棵棵清晰可辨,空气中是泥土和草木生发时特有的气息;茶园边卷着叶子的蕨类植物就像是一个个羞涩的女子,不知名的野花张扬地开着,有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,温暖的风总是让人想慵懒地躺在草地上,天是蓝的,那些自在的云朵也是软软的。人是软的,心却总是想飞,想飞多高,飞多远,我不记得了,但春天真是一个让人做梦的季节呢,小小的我,一定也有过一些缥缈的梦吧。

采回的鲜茶叶需要经过杀青、揉捻、烘焙等一些工序。做茶时,茶叶里渗出的汁水总把一双手染成褐色,很多天都洗不去,每次我总在心里气恼几天,更恼的是,一向聪慧的母亲却总是做不好茶,每次做出来的茶,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茶,倒更像

是发黑的霉干菜,于是我认为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出的。倒是邻居大婶晾在低矮的屋顶上的茶总是让我欣赏不已,她做的茶真好,总是青丝丝碧绿绿的,有一次我忍不住偷偷抓了一小把,放在杯里泡上水,味道却不见得比母亲做的“霉干菜”好多少,一样微苦、轻涩。我的确是不懂茶,但是从村头走到村尾,家家户户飘出的浓郁茶香却是我喜欢的。

有多少年没有闻到家乡的茶香了呀?偶回老家,那成片成片的茶园竟早荒疏了,另一边的茶山已然被竹子入侵,只有几株心有不甘的茶树还有一些新发的枝条不受约束地疯长,我的孩子只以为那些是野生的灌木。只有我,摘下一片叶子,轻轻放在鼻尖,那熟悉的涩苦的气息可以使我确信那是茶树无疑。可是那蔓生的枝节却到底使我心慌了。那整齐的茶树都不在了,村头村尾的茶香也都成过往了吧?

老家的茶香不在了,却让我更惦着茶香了,不必上好的越青瓷,只是一只小小的玻璃杯,清冽的汤色就可以诠释着那些经年累月长长的念想。你尽管相信,那只玻璃杯里,曾经有过一个怎样蓬勃的春天。

“茶之味”,旨在享乐人生

贵族茶道生发于“茶之品”,旨在夸示富贵;雅士茶道生发于“茶之韵”,旨在艺术欣赏;禅宗茶道生发于“茶之德”,旨在参禅悟道;世俗茶道生发于“茶之味”,旨在享乐人生。

在常人,茶可以健身疗疾;茶可以提神助思;可以待客会友;可以人诗兴文。其间好处不一而足。圆瑛老和尚有开示,须将“五事”调得如法,才可止观调和均等。

禅宗讲究顿悟,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,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真谛。茶对佛教徒来说,是平常的一种饮料,几乎每天必饮,因而,从禅师以“吃茶去”作为悟道的机锋语,对佛教徒来说,既平常又深奥,能否觉悟,则靠自己的灵性了。

喝茶时每喜好好翻阅禅书,或晴窗,或秋夜,或春雨,或冬雪,茶香初发,书卷才开,以茶伴禅,以禅入茶,往往自成佳趣。茶味只在一时,琼浆玉液,过颊即空,参禅也是如此。禅机稍纵即逝,只在电光石火间,快捷如箭。

(江南)

好茶粗泡 粗茶细喝

自然之味,是茶的天性,玄虚造化,要人去体悟。大道是平等的,不可能为任何人所占有和控制,与富贵贵贱、身份地位一概无干。如此一来,饮茶就有了普遍的生活价值,文人士大夫饮得,贩夫走卒亦饮得,好茶粗泡,粗茶细喝,各遂天性,一派天性。

到朱权《茶道》为止,中国茶道完成了从“求真”向着“悟道”的转变,完成了从体会自然之味向着体悟自然之道的升华。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纷纷扰扰的聚散变迁,都融入一杯茶里,尽在不言之中。

这种“利而不争,为而不争”,于一切众生平等的精神,正是中国茶文化能够跨越宗教、种族、民族的隔阂,在全世界普及的根本原因。它直指身心体验,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广大、平等、和谐、深远的精神贡献。

(胡其)



别致茶之趣

韩国友人回国前送给我一套白釉茶具,造型精巧,装饰典雅,其外书茶趣二字,再配上一幅颇具艺术欣赏价值、雕刻精致的盒架,端的让人喜爱。在工作稍闲时,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与同事泡一壶铁观音,随便聊着天,搅一杯往事,切一块乡愁,榨几滴希望。生活的乐趣就在杯中飘出。连喝惯了白开水的同事也渐渐亲近起茶来,大呼茶里有韵味。

自然,喝茶是顶有意思的事情。东坡居士云: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,捏一小撮上好的绿茶,用古朴的紫砂,精致的白瓷盖抑或晶莹的水晶杯,与三五知己共饮,温香在唇齿间流转,在袅袅的茶烟中逸出淡淡的人生况味,悠然神驰,真可抵十年尘梦。

虽生在茶乡,对喝茶的真正讲究却是在近几年。在我小时候,父亲便对喝茶颇有讲究,他喝老家自产的翠兰。父亲喝茶喝得很严,一次要放半杯茶叶,泡在一个蓝色的瓷缸里,无事时就捧在手中喝一口,哪怕是下雨天。我就问父亲,又不渴,喝茶有什么味道呢?父亲说喝茶时观其色,闻其香,品其味,而并非止渴。我将信将疑,接过杯子喝了一口,苦得像药一样,慌忙还给了父亲。我不大喜欢喝浓茶,涩涩地不合我口味。

真正喝上好茶是在杭州,那时逢到礼拜天必

和一绍兴朋友逛书铺,淘旧书。不料一日回家恰逢大雨,我们便逃到一家茶楼避雨,顺势要了一壶龙井,真正的雨前新芽,泡在杯子里,茶叶在水里载浮载沉,立在杯中,颇像倒竖的剑戟,茶色宜人,芬芳馨郁,入口香浓,直透肺腑,一壶饮毕,通体舒泰。

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,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,常常会感觉身心疲惫,此时有一杯清茶相伴,心灵自然能获得一种抚慰和滋润。若是闲眠无事,那就集合了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,找一家带些古典味道的茶楼,在临窗的位置坐下,吃着点心闲谈。坐在藤椅上,任清茶在手中袅袅地升起热气,烘着下巴,痒痒的,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茶,谈日常琐事。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心胸无顾虑地敞开,彼此都从对方身上获取快乐,于是一张张蹙眉的脸统统地笑靥盎然了。

再者,夏天的长夜,阖家团圆地坐在竹床上,一人一个宜兴紫砂杯,温和地说着家事。小家伙缠着老祖母说牛郎与织女那些老故事,大一点的捕了很多萤火虫装在纱笼里,那一种乐趣真是羡煞世人了。

茶之趣是如此的别致呀!难怪赵州和尚以茶喻禅,对曾经来过或初到寺院的僧人都一律说:吃茶去!

(《中华合作时报·茶周刊》)